

清代宫廷纺织服饰中黄色的应用

贾玺增, 张馨翌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 北京 100084)

摘要:黄色作为五行之色在清代被赋予了特殊的地位和意义,代表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威,是宫廷纺织服饰的青睐之色。以故宫博物院数字博物馆内收藏的宫廷纺织服饰为研究载体,采用实物佐证同时结合文献考证的研究方法,对清代宫廷纺织服饰中黄色系的种类、色彩特征、使用范围进行梳理和分析,总结其等级次序与区分因素。研究表明:清代宫廷服饰用黄的等级由高到低依次为明黄、杏黄、金黄、秋香、鹅黄、米色和米黄,服色等级越高,黄色调越多,色值越纯正,杂色越少,明度亦越高。以色彩属性和用色身份作为区分等级的标准,旨在强化皇权,从而维护专制集权的统治。

关键词:清代宫廷;纺织服饰;黄色系;等级制度

中图分类号:TS 941.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1928(2025)01-0068-18

Application of Yellow in Textiles and Costumes of the Qing Dynasty Court

JIA Xizeng, ZHANG Xinyi

(Academy of Arts and Design,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Abstract: As the color of the five elements, yellow was given a special status and meaning in the Qing Dynasty. It was the preferred color for court textile costumes, representing the sacrosanct and inviolable authority of the emperor. Taking the court textile costumes collected in the digital museum of the Palace Museum as the research carrier, through the research method of physical evidence combined with documentary evidence, we sorted out and analyzed the types, color characteristics, and scope of use of yellow in the court textile costumes of the Qing Dynasty, and summarized the hierarchical order of the yellow system and its distinguishing factors. The study shows that the rank order of yellow used in Qing Dynasty court costumes is as follows, from the highest to lowest rank: bright yellow, apricot yellow, golden yellow, autumn fragrance, goose yellow, beige and buff. The higher the rank of the color, the more yellow tones, the purer the color value, the fewer the miscellaneous colors, and the higher the brightness. The use of color attributes and color identity as a criterion for distinguishing ranks was intended to strengthen imperial power and thus maintain the rule of an authoritarian centralized system.

Key words: Qing Dynasty court, textile and clothing, yellow color system, hierarchy

自“五行五色”观念形成以来,黄色便被认为是尊贵之色。历经一千多年的发展,黄色的色彩体系和文化内涵不断丰富和完善,最终成为清朝宫廷服饰的用色典范。在此基础上,清朝政府为了深化人们对黄色特权的敬畏心理及其尊贵之位,又将黄色分为明黄、杏黄、金黄、秋香、鹅黄、米色、米黄等色

彩,以此区分皇族人群的身份等级,突出皇权至上和专制集权的政治文化特色。

目前,学界对清代纺织品中黄色系的研究已有诸多成果。如杨素瑞^[1]概述了清代宫廷服饰黄色系的色彩特征与身份等级;刘菲^[2]归纳了清前期宫廷服饰用黄的制度。还有部分学者对黄色系中的

收稿日期:2024-08-08; 修订日期:2024-11-0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项目(2023AG02987)。

作者简介:贾玺增(1972—),男,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服装史、传统色彩、传统纹样,以及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服饰创新设计、服装品牌产品运营与企划管理。Email:953874785@qq.com

高频色彩进行专项研究,如金鉴梅等^[3]、王业宏等^[4]探讨了清宫礼吉服中明黄、杏黄、金黄 3 种色彩的功用范围、色相区域及等级次序,王允丽等^[5]讨论了清代宫廷服饰“明黄”的色值范围以及色彩存在差异的原因。尽管学界对清代纺织品黄色系研究已有多篇成果,但仍存在一定的不足:①对清代宫廷纺织品黄色系的整体色彩体系及其在不同历史时期、社会阶层中的演变规律缺乏系统性和综合性的梳理;②对黄色系色彩在清代纺织品中的等级制度、文化内涵及象征意义的研究仍有一定的空间。因此,文中结合相关文献、图像、实物等历史资料,梳理清代宫廷服饰黄色系的种类、等级次序、使用范围和区分因素,分析清代不同时期的明黄色值差异,以期完善清代宫廷服饰色彩研究的理论体系,为后续清代服饰研究提供参考与借鉴。

1 历代黄色种类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黄,地之色也。”^[6] 东汉王充《论衡》:“黄为土色,位在中央。”^[7] 黄色是代表中央的正色。东汉经学家刘熙《释名》:“黄,犹晃晃,象日光色也。”^[8] 晃乃光芒之意,也就是说黄是光明与太阳的象征。

汉高祖刘邦认为汉取代秦是土德运行的结果,而土为黄色且居于五行的中央位置,由此黄色变得尊贵和重要。帝王服用黄色是从隋文帝杨坚开始,其登基称帝后,规定帝王、贵臣服饰多用黄色,同时认定黄色为尊贵之色。后晋刘昫《旧唐书》记载:“隋代帝王贵臣,多服黄文绫袍,乌纱帽,九环带,乌皮六合靴。百官常服,同于匹庶,皆著黄袍,出入殿省,天子朝服亦如之,惟带加十三环以为差异,盖取于便事。”^[9] 唐高祖李渊推翻隋朝政权之后,沿用隋制,仍将黄色作为皇室使用之色,但皇帝开始与臣民拉开差异,黄色逐渐专有化。宋代学者王楙的《野客丛书·禁用黄》中载:“唐高祖武德初,用隋制,天子常服黄袍,遂禁士庶不得服。而服黄有禁自此始。”此后皇帝服饰中开始细化黄色,出现赤黄。后晋刘昫《旧唐书》记载:“天子燕服,亦曰常服,唯以黄袍及衫,后渐用赤黄,遂禁士庶不得以赤黄为衣服杂饰。”^[9]

据《新唐书·车服志》记载:“至唐高祖,以赭黄袍、巾带为常服……既而天子袍衫稍用赤黄,隧禁臣民服。”^[10] 此时又出现赭黄为帝王常服的专用色,臣民不得僭用。而其他类别的黄色(如明黄、淡黄),在唐高宗初时还能为官员及庶民所用,到了唐高宗中期颁布禁令一律不许穿黄,如刘昫《旧唐书》

记载:“总章元年,始一切不许着黄。”^[9] 从此黄色就成为帝王的象征。根据《旧唐书·舆服志》和《新唐书·车服志》记载,黄色有赭黄、赤黄、朱黄、黄白这类组合式颜色词^[11]。宋朝沿袭唐代的衣冠制度,黄色也依旧保持着其尊贵的皇家身份。《宋史·舆服志》中有:“唐因隋制,天子常服赤黄、浅黄袍衫,折上巾,九还带,六合靴。宋因之,有赭黄、淡黄袍衫,玉装红束带,皂文靴,大宴则服之。”^[12] 《宋史·舆服志》记载的黄色词名较唐朝更为丰富,有黄、黠、浅黄、赭黄、黄白、浅黄白^[11]。

到了元代,黄色并非高等级的颜色,皇帝及官员服饰均可使用。虽然元代黄色没有像以往朝代得到重用,但此时中央政府仍规定黄色为平民禁用色,如《元史》记载“庶人除不得服赭黄”^[13]。由此可知,此时黄色已经将官爵与平民划分了层级,赭黄依然是极其尊贵的,身份卑贱的人不许使用。整理《元史·舆服志》中服饰运用的黄色,分别有金、黄、销金、黄金、赭黄、黠、雌黄^[14]。元代《碎金·彩色篇》中记录了当时使用的色彩色名,其中黄类颜色有:赭黄、杏黄、梔黄、柿黄、鹅黄、姜黄^[15]。

明朝又成为黄色地位、价值变化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明朝根据汉民族的特点以及“阴阳五行”的色彩观念,并结合汉、隋、唐、宋、元代服饰的用色规定,延续黄色为皇室用色的制度。明代黄色仍然维持其至尊之色的高贵地位,作为皇权色得到进一步正名^[14],如《皇明典礼志》记载:“袞洪武十六年定玄衣黄裳。”^[16] 赭黄色在明朝依然为龙袍的颜色,正如《天工开物·乃服·龙袍》记载:“凡上供龙袍,我朝局在苏杭,赭黄亦先染丝。”^[17] 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彰施》^[17] 中黄类颜色词有赭黄色、鹅黄色、金黄色、象牙色。整理《明史·舆服志》中服饰运用的黄色,有金黄、销金、泥金、黠、柳黄、姜黄、明黄、闪黄、茶褐。明代著名权臣严嵩家产被抄时的物品目录《天水冰山录》^[18] 中,详细记载了所有被查抄纺织品的名目,其中黄类颜色词有:黄、沉香色、柳黄、栗色。

清朝廷延续了明朝皇权以“黄”为专属之色的政治理念,黄色得到皇家高度推崇,尤其在宫廷服饰中黄色的使用到达巅峰。清朝将黄色分类进一步细化,以不同色调的黄色对应不同身份的成员。根据《清史稿·舆服志》^[19]《苏州织造局》^[20]《雪宦绣谱》^[21]《扬州画舫录》^[22]《布经》^[23] 记载,共有 29 个黄类颜色词,分别为黄、明黄、杏黄、金黄、沉香色、香色、秋色、茧色、米色、松花色、粉黄、鹅黄、姜黄、藤黄、老缁、秋缁、墨缁、银缁、泥金、古铜色、蜜色、

水蜜、嫩黄、栗色、密合色、驼绒、绒色、密黄、葱黄^[11],其中,清代宫廷服饰使用的黄色有明黄、杏黄、金黄、秋香、鹅黄、米色、米黄。黄色在不同时期、不同身份服饰中的运用十分考究,从汉武帝起中国封建帝王接受中国传统色彩“五色说”中的黄色,而后将其作为中央的象征,并作为绝对权威的意念表达,运用至清朝时期,已经发展出完整的宫廷专用色彩体系。

2 清代宫廷用黄色种类

清代宫廷服饰中黄色系服用制度与种类日臻完善,具体见表 1。第 1 阶段(1643—1734 年)是清代宫廷服饰制度建立的初期,也是服色制度的发展时期,在崇德、顺治年间,已经出现明黄、金黄、秋香、鹅黄的用色规定。第 2 阶段(1735—1860 年)是清代服饰制度建立的中期,也是服色制度的完善时期,在康熙、雍正、乾隆年间,对明黄、金黄、秋香、鹅黄的用色规定进行更详尽的填补,并增加了杏黄、米色的用色与规定。第 3 阶段(1861—1908 年)是清朝服饰制度建立的晚期,也是服色制度的基本定型时期,在咸丰与光绪年间,进一步补充了杏黄与米色的用色规定。可以说随着服饰用色制度的不断完善,黄色系中可发挥尊卑等级功能的色彩元素逐渐增加,对等级和身份不可逾越、不可触犯暗示也日益强化。

表 1 清代服色制度中提及的用色
Tab. 1 Colors mentioned in Qing Dynasty clothing color system

时期	年号	用色
前期	崇德	明黄色,金黄色
	顺治	秋香色,鹅黄色
中期	康熙	明黄色,秋香色,米色
	雍正	明黄色,米色
	乾隆	明黄色,杏黄色,金黄色,鹅黄色,米色
晚期	咸丰	杏黄色,米色
	光绪	米色

清朝宫廷服饰黄色系的色彩中,按等级分为明黄、杏黄、金黄、香色、鹅黄、米色、米黄 7 种颜色,根据礼法约束使用黄色系来划分宫廷身份的等级高低,具体见表 2。不同色彩在不同身份、不同种类的服饰中出现的位置不尽相同,其中明黄作为清代宫廷服饰中等级最高的颜色,是皇室男性中皇帝袍服及配饰的御用之色,即使是皇太子也只能在朝珠、吉服带等不明显的部位使用;在帝室女性中,皇后、太皇太皇、皇太后、皇贵妃可在袍服及配饰中使用,皇太子妃仅可在朝珠、领约、装饰绦等配饰中使用。

杏黄是皇帝、皇太子、皇子等人员服用的色彩,在龙袍、朝袍等服饰中出现;金黄主要在世子、亲王、贝勒等人的服装配饰中出现,如带饰、领约绦等。秋香色主要为皇帝、皇太子、皇后礼服的色彩,并且福晋等人禁止服用。鹅黄主要出现在亲王、宗室等人服饰的镶边、配带等细微之处。米色主要出现在非正式场合的着装、配饰上,如皇帝的遗衣、后妃的女袷鞋等。米黄在宫廷服饰中运用不多,在故宫的藏品中有皇后的朝服为米黄色。由表 2 可知,清代宫廷服饰黄色系用色的礼制规范尤为讲究,在清代宫廷服饰文化中占据重要地位。

表 2 黄色使用的身份制度 Tab. 2 Identity systems used in yellow		
时期	身份	色彩
崇德至 光绪时期 (1643— 1908 年)	皇帝,皇后,皇太子,太皇太后,皇太后,皇贵妃,皇太子妃	明黄
	皇帝,皇太子,皇子,皇太子妃,亲王,郡王	杏黄
	世子,贵妃,妃,嫔,世子福晋,皇子福晋,亲王福晋,固伦公主,和硕公主,郡王福晋,亲王,郡王,贝勒,贝子,镇国公,辅国公,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奉国将军,奉恩将军	金黄
	皇帝,皇太子,皇后,太皇太后,皇太后,嫔	秋香
	亲王以下及官民,四品宗室	鹅黄
	皇帝,理王,大臣,后妃等宫眷	米色
	皇后	米黄

3 清代宫廷服饰黄色系特征及使用范围

3.1 明黄

明黄,东汉文学家许慎《说文解字》记载:“𩚑,鲜明黄也,从黄圭声。”^[6]是以鲜阳度将明黄的明度与饱和度进行清晰定位的描述,此外从“鲜明黄”的用语可知明黄色是有一个色度值范围。

在清代“明黄”没有统一的标准色度值,而是一类相近颜色的统称,不同染匠对于“明黄”的把控不一,并且染色过程中难以把控的多种变量影响了成品颜色的统一度,导致“明黄”有“深”有“浅”,存在色度值差异是清代官方认可的^[5]。明黄色的染制方法在清代内务府染织局销算档案《乾隆四十年分销算染作》中有明确记载:“明黄色合络纰三斤十三两五钱,染用明矾一斤七两六分二,槐子五斤十二两二钱五分,木柴十五斤六两。”^[24](1 斤约 500 g, 1 两约 31.12 g, 1 钱约 3.1 g, 1 分为 0.03 g,下同)

可知槐子是染制明黄色的主要材料,明矾是媒染剂,明矾主要用于染较为明亮的色彩。清代杨泰亨《光绪慈溪县志》记载:“槐四五月开黄花,未开如米粒时,采取染黄甚鲜。”^[25]可知槐所染制的明黄色极为鲜亮,并再一次证实明黄色是明光烁亮之色。

朝袍与龙袍是宫廷中具有代表性的服饰,文中选取了故宫博物院数字文物库中不同时期的明黄

色朝袍与龙袍作为研究样本,其中顺治时期共 6 件,康熙时期 7 件,雍正时期 19 件,乾隆时期 26 件,嘉庆时期 33 件,道光时期 5 件,同治时期 21 件,光绪时期 35 件,宣统时期 3 件^[26],具体如图 1 所示。由图 1 可知,清代同一时期纺织品上的明黄色普遍存在色差,其主要原因是当时难以把控染色过程中的多种变量。



图 1 故宫博物院馆藏明黄色清代宫廷服饰

Fig.1 Ming and Yellow Qing Dynasty court costumes in the Palace Museum Collection

用 Adobe Photoshop 软件中的拾色器工具采集图片中衣身明黄色相,记录并统计数据,具体如图 2 所示。图 2 中, L^* 表示明度, L^* 值越高球体越大,

L^* 值越低球体越小; a^* 表示红绿色相值,正值表示红色,负值表示绿色; b^* 表示黄蓝色相值,正值表示黄色,负值表示蓝色;不同时期明黄色服饰的 a^* ,

b^* 色值用不同色彩的球体标注。由图 2 可知,顺治至宣统时期,图像资料中的色相点集中在第 1 象限与第 2 象限中, L^* 值集中在 60 ~ 93 区域, a^* 值集中在 -6 ~ 19 区域, b^* 值集中在 21 ~ 82 区域,可见明黄色属于高明度、高彩度的颜色,黄色纯度高,同时亦存在略偏红、略偏绿的明黄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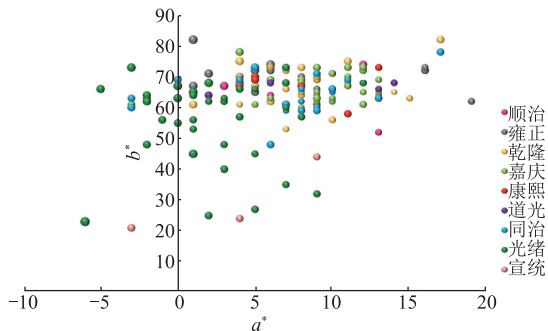


图 2 故宫博物院数字文物库图片中的明黄色色相区域
Fig. 2 Bright yellow hue area in the picture of the digital artifact library of the Palace Museum

顺治时期,图像资料中的色相点都集中在第 1 象限, L^* 值集中在 70 ~ 84 区域, a^* 值集中在 3 ~ 13 区域, b^* 值集中在 52 ~ 74 区域,属于较高彩度、明亮的黄色相。康熙时期,图像资料中的色相点都集中在第 1 象限, L^* 值集中在 72 ~ 80 区域, a^* 值主要集中在 4 ~ 13 区域, b^* 值集中在 58 ~ 73 区域,同样属于高彩度、明亮的黄色相,相比顺治时期的黄色纯度更高,颜色更偏黄。雍正时期,图像资料中的色相点都集中在第 1 象限, L^* 值集中在 65 ~ 89 区域, a^* 值集中在 1 ~ 19 区域, b^* 值集中在 62 ~ 82 区域,此时期明黄色明度范围较大,同时黄色纯度逐渐增加,色彩度达到最高值。乾隆时期,图像资料中的色相点都集中在第 1 象限, L^* 值集中在 61 ~ 84 区域, a^* 值集中在 1 ~ 17 区域, b^* 值集中在 53 ~ 82 区域,此时期明黄色明度范围仍较大,黄色浓度变化范围亦较大,黄色色彩度仍然较高。嘉庆时期,图像资料中的色相点集中在第 1 象限与第 2 象限上, L^* 值集中在 62 ~ 84 区域, a^* 值主要集中在 -3 ~ 13 区域, b^* 值集中在 60 ~ 78 区域,此时期明黄色彩度略有降低,出现偏绿调的明黄色,明黄色明度范围较大,仍存在高明度色值。道光时期,图像资料中的色相点都集中在第 1 象限, L^* 值集中在 68 ~ 77 区域, a^* 值主要集中在 2 ~ 14 区域, b^* 值集中在 64 ~ 68 区域,此时期明黄色明度较嘉庆时期略有降低,色彩度下降,黄色纯度降低。同治时期,图像资料中的色相点集中在第 1 象限与第 2 象限, L^* 值集中在 64 ~ 83 区域, a^* 值集中在 -3 ~ 17 区域, b^* 值集中在 48 ~ 78 区域,此时期明黄色明度范

围仍较大,存在高明度色值,明黄色彩度略有降低,出现偏绿调的明黄色,黄色纯度降低。光绪时期,图像资料中的色相点集中在第 1 象限与第 2 象限, L^* 值集中在 69 ~ 93 区域, a^* 值集中在 -6 ~ 12 区域, b^* 值集中在 23 ~ 73 区域,此时期明黄色彩度再次降低,明度范围最大,出现最高明度值,有偏绿调的明黄色,黄色的纯度出现大幅度下降趋势。宣统时期,图像资料中的色相点集中在第 1 象限与第 2 象限, L^* 值集中在 73 ~ 80 区域, a^* 值集中在 -3 ~ 9 区域, b^* 值集中在 21 ~ 44 区域,此时期明黄色属于低彩度、明亮的黄色相,其明度较高,黄色纯度低,仍存在偏绿调的明黄色。综上可知,顺治至乾隆时期,明黄色保持高彩度、高明度的色值,嘉庆至道光时期,明黄色彩度开始有所降低,同治和宣统时期,明黄色彩度大幅度降低,黄色纯度最低。

在清代宫廷服饰黄色系中,明黄色属于最高等级,为帝后服饰专属。在天聪元年(1626 年)至崇德八年(1643 年),明黄色服用制度已较为完备,具体见表 3。《清史稿·皇帝冠服》记载:“皇帝端罩,紫貂为之。十一月朔至上元用黑狐。明黄缎里,左、右垂带各二,下广而锐,色与里同……朝服,色用明黄,龙袍,色用明黄,领、袖俱石青,片金缘”^[19]“雨冠之制二:冬顶崇,前檐深;夏顶平,前檐敞。皆明黄色,月白缎里。毡及油绸、羽缎惟其时。雨衣之制六,皆明黄色……朝珠绦皆明黄色……雨裳之制二,皆明黄色。朝带之制二,皆明黄色……吉服带,用明黄色,镂金版四,方圆惟便,衔珠玉杂宝各从其宜。行带,色用明黄,左右佩系以红香牛皮为之,饰金花文鍍银环各三。”^[19]可知帝王绸缎长袍、端罩、朝服、龙袍、雨冠、雨衣、雨裳、朝珠绦、朝带、吉服带、行带用明黄色。

《清史稿·舆服二》记载:“皇后朝冠,冠后护领垂明黄绦二,末缀宝石,青缎为带。朝褂之制三,皆石青色,片金缘:下幅八宝平水。皆垂明黄绦,其饰珠宝惟宜。朝袍之制三,皆明黄色:领后垂明黄绦,饰珠宝惟宜。龙袍之制三,皆明黄色,领袖皆石青。领约,镂金为之,两端垂明黄绦二,中贯珊瑚,末缀绿松石各二。吉服朝珠一盘,珍宝随所御,绦皆明黄色。采帨,绿色,绦皆明黄色……太皇太后、皇太后冠服诸制与皇后同。”“皇贵妃朝冠……冠后护领垂明黄绦……皇贵妃领约镂金为之饰东珠七间以珊瑚两端垂明黄绦……吉服朝珠一盘绦明黄色”^[19]可知皇后、太皇太后、皇太后的朝冠后护领垂绦、朝褂垂绦、朝袍、朝袍领后垂绦、龙袍、领约垂绦、吉服朝珠绦、采帨绦用明黄色;皇贵妃冠后护领垂绦、领约垂绦、吉服朝珠绦用明黄色。

表 3 清代宫廷纺织服饰中明黄色服用制度

Tab.3 Regulations on the use of bright yellow in the textile costumes of the Qing Dynasty court

年号	身份	服饰	用色	出处
崇德	皇帝	绸缎长袍,端罩,朝服,龙袍,雨冠,雨衣,雨裳,朝珠绦,朝带,吉服带,行带	明黄色	《清史稿》
	皇后,太皇太后,皇太后	朝袍,龙袍,朝冠后护领垂绦,朝褂垂绦,朝袍领后垂绦,领约垂绦,吉服朝珠绦,采帔绦		《清史稿》
	皇贵妃	冠后护领垂绦,领约垂绦,吉服朝珠绦		《清史稿》
康熙	皇帝	朝服袍,端罩,龙袍,雨冠,雨衣,雨裳,朝珠绦,朝带,吉服带,行带		《清史稿》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
雍正	皇帝	礼服、朝服袍、祭服		《皇朝礼器图式》
乾隆	皇帝	吉服袍,吉服带,端罩,雪服雨冠雨衣,大阅甲		《皇朝礼器图式》 《大清会典(乾隆朝)》
	皇太子	朝珠,吉服带		《大清会典(乾隆朝)》
	皇后,皇太后,皇贵妃	朝袍,吉服袍		《皇朝礼器图式》
	皇后	朝服帽冠		《皇朝礼器图式》
	皇太子妃	朝袍装饰绦		《皇朝礼器图式》
	皇后,皇太后,皇贵妃,皇太子妃	朝褂		《皇朝礼器图式》
	皇后,皇太后,皇贵妃,皇太子妃	朝珠,领约,彩帔装饰绦		《皇朝礼器图式》

在康熙时期,皇帝朝服袍对颜色的运用比较随意,以蓝色、明黄色为主,偶有暗红色等其他颜色的使用^[5]。雍正时期开始确定帝王礼服的黄色为明黄,将帝王礼服定为四色,“用石青、明黄、大红、月白四色缎,花样、金龙就,通身五彩祥云,下八宝平水、万代江山。”^[19]同时雍正元年(1723 年),定帝王祭服用天青、明黄、大红、月白四色^[27]。

乾隆时期将明黄色的应用进一步细化。在皇室及贵族男子服制中,帝王吉服袍、吉服带、端罩、雪服雨冠雨衣、大阅甲用明黄色,具体可见乾隆朝《皇朝礼器图式》记载:“吉服袍色用明黄,领袖俱石青片金缘,绣金龙九列十二章。”“吉服带色用明黄,镂金版四,方圆惟宜,镶珠玉杂宝各从其宜,佩蚡纯白,下直而锐,中约金结如版式。”^[28]“明黄缎里过左右垂带各二,下广而锐,色与里同。”“凡遇雨雪服雨冠雨衣,以毡或羽鞋油绌为之,皇帝用明黄色,亲王至宗室公用红色。”^[28]“皇帝大阅,甲明黄绮,表月白,里青缯,缘联以明黄绦金铰,通绣金龙二十有三。”皇太子朝珠、吉服带用明黄色。相关记载有:“珊瑚、绿松石、青金石随所用,绦皆明黄色。”“色用明黄,金版四,方圆惟宜。”^[29]在皇室及贵族女子服制中,皇后、皇太后、皇贵妃的朝袍、吉服袍,以及皇后朝服帽冠后护领垂绦、皇太子妃朝袍装饰绦均用明黄色。相关记载为:“皇后、皇太后、皇贵妃朝袍,冬朝袍色用明黄色……领后垂明黄绦,其饰珠宝惟宜。”“皇后、皇太后、皇贵妃吉服袍:其袍一色用明黄……其袍二色用明黄,绣文五爪金龙八团……其袍三色用明黄,下幅不施采章。”“皇后朝服帽冠:帽

冠后护领垂明黄绦二,末缀宝石青缎为带。”“皇太子妃朝袍装饰绦:领后垂明黄绦。”^[28]皇后、皇太后、皇贵妃、皇太子妃朝褂,以及皇后、皇太后、皇贵妃、皇太子妃朝珠、领约、彩帔装饰绦均用明黄色。相关记载有:“皇后、皇太后、皇贵妃、皇太子妃朝褂:其制一色用石青,片金缘……领后垂明黄绦,其饰珠惟宜。”“皇后、皇太后朝珠、领约、彩帔装饰绦:朝服御朝珠三盘……绦皆明黄色。领约镂金为之……两端垂明黄绦二。彩帔绿色……绦明黄色”“皇贵妃、皇太子妃朝珠、领约、彩帔装饰绦:朝服用朝珠三盘……绦亦明黄色。领约饰东珠七……两端垂明黄绦二。彩帔绿色……绦明黄色。”^[28]

3.2 杏黄

杏黄,是一种黄而微红的颜色,形容如成熟杏子一般的黄色,亦与橘红色相近。清代李斗《扬州画舫录》载:“黄有嫩黄,如桑初生,杏黄、江黄,即丹黄,亦曰缁,为古兵服,蛾黄如蚕欲老。”^[22]可知,杏黄亦谓之丹黄,也称为缁。丹黄有赤黄色之意,“赤”是一种稍暗的红色,而“缁”又译为橘红色,可推测杏黄是一种泛红且带有暖橙色调的色彩,属微暗之黄,较与鲜明的明黄色有一定差异。这源于杏黄染色材料和明黄的有区别,《乾隆四十年分销算染作》记录杏黄染色用槐子、黄栌木两种材料:“杏黄色纬二斤十一两一钱七分四厘,染用槐子二斤十一两一钱七分四厘,明矾十三两四钱九分二厘,黄栌木一斤五两五钱八分七厘,木柴十斤十二两七钱。”^[24]可知,槐子与黄栌木进行套染,在槐子作为主染材料的基础上,增加黄栌木染色比例,而同时

黄栌木通过明矾进行媒染,在染色过程中可以使颜色向橙红色变化,使得所染黄色相较槐子染色更具有偏红的色调,综上可知,杏黄色是偏红的黄澄之色。杏黄色在不同时期的彩度与明度皆有不同,康熙时期杏黄色的明度与彩度略低,乾隆、嘉庆时期

均出现艳丽明亮的杏黄色,至道光时期明度与彩度均达到巅峰,更偏红色,色彩最为浓重绚丽,直至同治、光绪、宣统时期杏黄色彩度逐渐降低,红色值下降,明度依旧较高,出现浅淡的橘红或橘黄色,色彩较为素雅恬淡,具体如图 3 所示。



图 3 故宫博物院馆藏杏黄色色

Fig. 3 Apricot yellow costume colors in the collection of the Palace Museum

杏黄和明黄一样主要皆为清代皇家所用,是清代较为尊贵的色彩,均代表着权力与地位^[1],具体见表 4。在乾隆时期,就已规定了皇帝、皇太子的龙

袍用杏黄色。《皇朝礼器图式》中限定:男性包括皇帝、皇太子龙袍“色用杏黄”^[28]。《皇朝通志》同样记载皇太子龙袍用色:“皇太子龙袍色用杏黄棉、

袷、纱、裘。”^[30] 皇太子的朝服、端罩,皇子的顶制(即帽、巾等头饰制品),皆用杏黄色。《皇朝通志》记载:“皇太子朝服,色用杏黄纱裘单袷惟其时披领及袖俱石青片……皇子同。冬用海龙、薰貂、紫貂惟其时,上缀朱纬,红绒结顶。夏织玉草或藤丝竹丝为之,红纱绸里,石青片金缘。上缀朱纬,顶制同皇太子端罩,黑狐为之杏黄缎里。”^[30] 皇太子、皇子、

亲王、郡王的吉服袍用杏黄色,《皇朝通志》记载:“皇太子吉服袍色用杏黄,领袖俱石青片金缘,领前后正龙各一,皇子吉服袍绣纹通九蟒,余皇太子、亲王、郡王吉服袍与皇子相同。”^[30] 皇太子妃的朝袍、龙袍色用杏黄,《皇朝通志》记载:“皇太子妃朝袍色用杏黄,余如皇后朝袍之制,皇太子妃龙袍色用杏黄,余如皇贵妃龙袍之制。”^[30]

表 4 清代宫廷纺织服饰中杏黄色服用制度

Tab.4 The regulations on the use of apricot yellow in the textile clothing of the Qing Dynasty court

年号	身份	服饰	用色	出处
乾隆	皇帝,皇太子	龙袍	杏黄色	《皇朝礼器图式》《皇朝通志》
	皇太子	朝服,端罩		《皇朝通志》
	皇子	顶制		《皇朝通志》
	皇太子,皇子,亲王,郡王	吉服袍		《皇朝通志》
	皇太子妃	朝袍,龙袍		《钦定皇朝通志》

3.3 金黄

金黄是一种黄而微红略像金子的颜色。清代丁佩《绣谱》:“黄,金黄近于赭,淡黄近于白,韭黄近于绿。”^[31] 可知金黄近似于红褐色,与淡黄偏白、韭黄偏绿相比,金黄是偏红色的,比杏黄色更红一些。诸多文献将金黄色作譬喻,以载述物象之色,如宋代医学家许叔微《伤寒百证歌》:“伤寒身色如金黄,如橘子色。”^[32] 清代朱依真《九芝草堂诗存校注》:“卢橘,果名,又称金橘。生时青卢色,熟则金黄色,故有此称。”^[33] 可见,金黄色近似熟橘泛红之色,偏橙红色调。这种色调呈现的效果与染料紧密相关,根据乾隆十九年(1745 年)染作销算档案记载,“染金黄色绒三钱三分,需要消耗明矾一钱零三厘,槐子一钱零三厘,栌木四钱九分五厘,木柴一两三钱二分。”^[24] 清代卫杰《蚕桑萃编·诸色质料》:“金黄色,用栌木煎水染,复用麻藁灰淋硷水漂之。”^[34] 可知栌木与槐子是金黄色的染料,其中栌木为主要色素材料。从档案记载来看,对比杏黄色,金黄色染料中栌木的使用比例更高,槐子的使用比例更低,因此金黄比杏黄的黄色调略少,更偏橘红色相。综上可知,金黄色是满溢橘润之色,如图 4 和图 5 所示。

金黄色与明黄、杏黄的皇家专属特性不同,主要是清朝国一级君王以及后宫正一品以下人员使用,具体见表 5。在崇德年间(1636—1643 年),亲王以下宗室以上人员的冠服带,皆用金黄色。《(康熙朝)大清会典·冠服通例》记载:“凡系带,崇德间定:亲王以下宗室以上,俱系金黄带,觉罗系红带。其金黄带红带,不许给与异姓人员,若钦赐者,许系。”^[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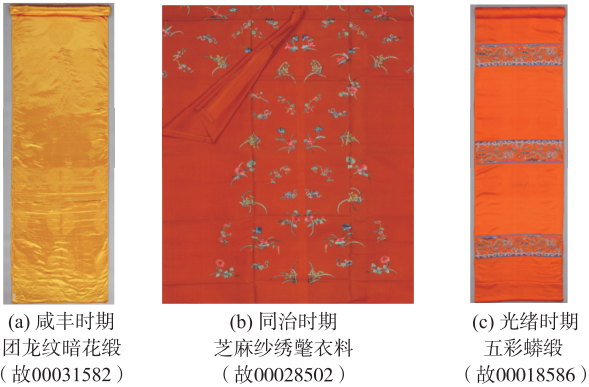


图 4 故宫博物院馆藏的金黄色清代宫廷服饰

Fig.4 Golden-colored Qing Dynasty court dress in the collection of the Palace Museum



图 5 台北历史博物馆珍藏清雍正金黄纳纱织云龙纹吉服袍

Fig.5 Golden yellow silk woven cloud dragon pattern ceremonial robe from the Yongzheng reign of the Qing Dynasty, preserved in the National Museum of History in Taipei

表 5 清代宫廷纺织服饰中金黄色服用制度

Tab.5 Regulations on the use of gold yellow in the textile clothing of the Qing Dynasty court

年号	身份	服饰	用色	出处
崇德	亲王以下宗室以上	冠服带	金黄色	《(康熙朝)大清会典》
	亲王	(赏赐)端罩,朝服,蟒袍	金黄色	《钦定礼部则例》 《钦定大清会典则例》
	世子,郡王	(赏赐)蟒袍	金黄色	《皇朝礼器图式》
	世子,贝勒	蟒袍,朝服	禁用金黄色	《清史稿》
	皇子	朝服,朝带,吉服带,端罩,蟒袍		《清史稿》
	亲王,郡王	(赏赐)朝服		《大清会典》
	亲王,世子,郡王,镇国公,辅国公	朝带		《大清会典图》 《皇朝礼器图式》 《大清会典(乾隆朝)》
	贝勒	朝带,吉服带		《皇朝礼器图式》 《清史稿》
	亲王以下	行带		《皇朝礼器图式》
	奉恩将军	补服带		《清史稿》
	固伦额驸	吉服带		《清史稿》
	皇贵妃	吉服袍		《国朝宫史续编》
	贵妃	冠服袍,冠服垂绦,朝冠护领绦	金黄色	《皇朝礼器图式》 《清史稿》
	妃	朝冠,冠后护领垂绦		《皇朝礼器图式》
	贵妃,妃	朝袍,吉服袍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
乾隆	贵妃,妃,嫔,皇子福晋,亲王福晋,固伦公主,和硕公主,郡王福晋	朝褂领后垂绦		《大清会典图》
	贵妃,妃,嫔,世子福晋,皇子福晋,亲王福晋,固伦公主,和硕公主,郡王福晋	朝珠绦,领约绦,彩帔绦		《大清会典图》
	皇子福晋,亲王福晋,固伦公主,和硕公主,郡王福晋	朝袍后垂装饰绦		《大清会典(乾隆朝)》
	嫔,世子福晋,郡主福晋,皇子福晋,亲王福晋	冠后护领垂绦		《清史稿》 《钦定皇朝通典》

乾隆时期,对金黄服色的规定较为丰富,不仅涉及皇子服饰,还涵盖一级君王以及后宫女子服饰。皇室及贵族男子服饰规定皇子朝服、朝带、吉服带、端罩、蟒袍均用金黄色,《清史稿·皇子亲王以下冠服》记载:“皇子端罩,紫貂为之,金黄缎里……朝服之制二,皆金黄色:一,披领及裳俱表以紫貂……蟒袍亦金黄色,片金缘,绣文九蟒,裾左、右开。朝珠不得用东珠,余随所用,绦皆金黄色。朝带,色用金黄。吉服带亦色用金黄,版饰惟宜,佩绦如带色。”^[19] 亲王、郡王朝带用金黄色,《清史稿·皇子亲王以下冠服》记载:“亲王世子朝带,色用金黄,金衔玉方版四,每具饰东珠三……郡王朝带,色用金黄,金衔玉方版四,每具饰东珠二,猫睛石一。”^[19] 亲王端罩、朝服、蟒袍仅限赐者可用金黄色,亲王、世子朝带用金黄色。清代文学家汪廷珍的《钦定礼部则例》记载:“亲王端罩青狐为之,月白缎里,若赐金黄色者,亦得用之……朝服蟒袍,蓝及石青诸色随所用,若赐金黄色者亦得用之。”^[36]《大清

会典图》记载:“皇子朝带金衔玉方版四,每版饰东珠,四中饰猫睛石一,带及左右佩绦用金黄色,带盼下广而锐,亲王朝带制同。”^[37]《皇朝礼器图式》记载:“世子朝带色用金黄,金衔玉方版四每具饰东珠三,左右佩绦皆如带色。”^[28]《钦定大清会典则例》记载:“乾隆二年……惟特恩赏用金黄朝衣坐褥之王者等许用,其余亲王以下均不得用。”^[38]

亲王、郡王受赏赐的朝服、舆服用金黄色,《大清会典图》记载:“亲王、郡王冬朝服制同惟色用蓝及青石,曾赐用金黄色者亦得用之。”^[37] 镇国公、辅国公的朝服带色用金黄,《大清会典》记载:“凡王公朝服……镇国公方正蟒二;辅国公方正蟒二。表裘得用元狐带,均用金黄色,组施方玉四,衔以金。”^[29]

世子、郡王、贝勒、贝子、镇国公的朝带可用金黄色,世子、郡王蟒袍仅限赐者可用金黄色,贝勒朝服、蟒袍禁用金黄色。《皇朝礼器图式》记载:“本朝定制亲王蟒袍,蓝及石青诸色随所用,曾赐金黄者亦得用之,制同皇子蟒袍,世子、郡王皆同……世子

朝带色用金黄,金衔玉方版四,每具饰东珠三,左右佩绦皆如带色……郡王朝带,色用金黄,金衔玉方版四,每具饰东珠二,猫睛石一,左右佩绦如带色,余皆如亲王。贝勒冬朝服色不得用金黄,贝勒夏朝服色不得用金黄……贝勒朝带色用金黄……贝勒蟒袍色不得用金黄……贝勒吉服带色用金黄……贝子朝带色用金黄……镇国公朝带色用金黄。”^[28]

贝勒的蟒袍禁用金黄,朝带与吉服带用金黄色,《清史稿·皇子亲王以下冠服》记载:“贝勒蟒袍亦如之,均不得用金黄色,余随所用。朝带色用金黄,金衔玉方版四,每具饰东珠二。吉服带色用金黄,版饰惟宜。”^[19]奉恩将军补服带,固伦额驸吉服带用金黄色,《清史稿·舆服二·皇子亲王以下冠服》记载:“奉恩将军补服前后绣虎,余皆视武四品,惟衣裾四启。带用金黄色,凡宗室皆如之,觉罗用红色……固伦额驸吉服带用金黄色,余与贝子同。”^[19]亲王以下行带可用金黄色,《皇朝礼器图式》记载:“亲王以下行带谨按本朝定制,亲王以下行带佩帔素布,视常服带帔微阔而短版饰,惟宜绦皆圆结,其制下达庶官凡扈行者,皆用之带色金黄、石青,各从其所得用。”^[28]

乾隆朝的皇室及贵族女子服制中,皇贵妃吉服袍用金黄色,贵妃、妃的朝袍,以及贵妃的朝冠护领绦与冠服垂绦用金黄色。清代庆桂《国朝宫史续编》记载:“皇贵妃冠服……吉服袍用金黄缎。”^[39]《皇朝礼器图式》记载:“贵妃冬朝冠护领垂金黄绦二,余俱如皇贵妃冬朝冠……贵妃夏朝冠护领垂金黄绦二……贵妃、妃冬朝袍用金黄色。贵妃冬朝袍色用金黄,片金加貂缘,中无襞积,领后垂金黄绦,余俱如皇后冬朝袍。贵妃夏朝袍色用金黄中有襞积,领后垂金黄绦,余俱如皇后夏朝冠……贵妃、妃夏朝袍用金黄色。”^[28]《钦定皇朝通典》记载:“贵妃冠服垂绦皆金黄色,袍色亦用金黄,余皆如皇贵妃。”^[40]

贵妃冠服袍及垂绦、嫔的朝袍领后垂绦用金黄色,《清史稿·皇贵妃以下冠服》记载:“贵妃冠服袍及垂绦皆金黄色,余与皇贵妃同。冠后护领垂金黄绦二,末缀宝石。”^[19]《大清会典图》记载:“嫔冬朝袍用香色,领后绦皆用金黄色,余同……嫔夏朝袍用香色,领后绦皆用金黄色,余同。”^[37]皇子福晋、亲王福晋、固伦公主、和硕公主、郡王福晋朝袍后垂装饰绦用金黄色,《大清会典》记载:“皇子福晋、郡王福晋……袍香色,绣文前后正龙各一,两肩形龙各一,襟行龙四,后垂金黄绦,杂饰惟宜……凡亲王福晋吉服褂绣五爪金龙四团,前后正龙两肩行龙,余

皆如皇子福晋。固伦公主即照和敬固伦公主之例,和硕公主即照和嘉和硕公主之例著礼部人务府会同旨议奏…前行龙四后行龙三,领后垂金黄绦,杂饰惟宜,朝袍用香色。”^[29]

贵妃、妃、嫔、皇子福晋、亲王福晋、固伦公主、和硕公主、郡王福晋的朝褂领后绦用金黄色,《大清会典》记载:“贵妃、妃、嫔朝褂领后绦用金黄色,余同。”^[37]皇子福晋、亲王福晋、固伦公主、和硕公主、郡王福晋后颈装饰绦用金黄色,相关记载有:“皇子福晋朝褂色用石青片,金缘绣文前行龙四,后行龙三,领后垂金黄绦,杂饰惟宜,亲王福晋、固伦公主和硕公主郡王福晋郡主县主朝褂制同。”^[37]贵妃、妃、嫔、世子福晋、皇子福晋、亲王福晋、固伦公主、和硕公主、郡王福晋的朝珠绦、领约绦、彩帨绦皆用金黄色^[37]。嫔、妃、世子福晋、郡王福晋、皇子福晋、亲王福晋的冠后护领垂绦用金黄色,《清史稿·舆服二·皇贵妃以下冠服》记载:“嫔朝冠,顶二层,冠后护领垂金黄绦二,末缀宝石……吉服朝珠一盘,绦用金黄色。”^[19]《清史稿·皇子亲王福晋以下冠服》记载:“世子福晋朝冠……冠后护领垂金黄绦二,末亦缀珊瑚。郡王福晋朝冠……冠后护领垂金黄绦二,末亦缀珊瑚。”^[19]《钦定皇朝通典》记载:“妃朝冠顶二层……冠后护领垂金黄绦……嫔朝冠顶二层……冠后护领垂金黄绦二……皇子福晋朝冠顶镂金三层……冠后护领垂金黄绦二……领约镂金为之,饰东珠七闲以珊瑚两端,垂金黄绦……朝珠三盘,珊瑚一蜜珀二,绦皆金黄色,彩帨月白色,不绣花文,结佩惟宜,绦皆金黄色,吉服褂色用石青,绣五爪正龙,四团前后两肩各一,蟒袍用香,色通绣九龙,吉服朝珠一盘,珍宝随所御绦金黄色……皇子福晋,亲王、世子福晋,朝冠顶镂金二顶镂金二层……冠后护领垂金黄绦二,末亦缀珊瑚,青缎为带。”^[41]

3.4 秋香

秋香,俗名香色,是一种以黄色为主导的黄绿色,有色相偏黄的秋香色,亦有色相偏绿的秋香色,总之是黄绿渗透的复色。香色原指佛家僧侣法衣的服色,在中国已有逾千年的历史^[42];亦为佛家用语,其名称源于印度干陀(Kantaka)树的树皮。干陀树是一种香树,其树名含义为香行、日香、香风、香洁,其皮甚厚可作染料,所以用其树皮染色的布帛被称为“香染”或“香色”。唐代义净在《南海寄归内法传》中详细记载了当地香色袈装的染色制作过程:“凡是出家衣服,皆可染作干陀,或为地黄黄屑,或复荆黄等,此皆宜以赤土赤石研汁和之,量色浅

深要而省事。”^[43]可知香色可根据赤土赤石材料的调和,颜色有深浅变化之分。清代张谦宜《菡斋诗集》中同样叙述秋香色彩:“蕴袍是好友余田生赠,更作之。染练凭他作,秋香色更深。经冬复挟纊,珍重故人心。”^[44]可知在染练过程中,染纺人操作不同,是色值深浅程度不一的因素,且秋香色所染的蕴袍在染纺人的操作下颜色更深。“蕴”古通缁,有赤黄色之意,因此,此处描述秋香色即是色值偏深的赤黄色,也就是偏黄的秋香色。清代丁佩《绣谱》中亦有叙述秋香色的色深值:“香色较黄稍深,除人物衣裳带履外余无,专属于诸色中自成一格,宜酌用之。”^[31]亦说明秋香色是较黄稍深的色彩,风格独树一帜,与杏黄、金黄相比更为古朴自然。其色彩风格不同,染色材料也有所不同,秋香

色染色主材料是槐子,媒染剂是明矾和黑矾,黑矾则主要用于染黑灰色或褐色,色调更为沉稳。清代连朗《绘事琐言》叙述了秋香染色剂:“淡者仍以黄染,深则用赭染或脂染,其余合他色者,如入墨为秋香色。”^[45]其中“墨”恰好与黑矾相对应,可进一步确定秋香色彩是较为深沉的暗色调。由此可推测,秋香色是偏黄而深的黄绿色,其在保持原有色相的基础上又笼罩了一层颇为深邃的调子,是一种幽深雅致、复古内敛的色彩,具体如图6所示。由图6可以看出,不同时期香色服饰的彩度与明度变化不一,康熙、雍正、乾隆时期的香色较为鲜亮,近似于明黄之色,也有较为幽暗的棕色,可见香色并非仅作为低明度色彩出现在清代宫廷服饰中。



图6 故宫博物院馆藏的香色清代宫廷服饰

Fig. 6 Fragrant-colored Qing Dynasty court dresses in the collection of the Palace Museum

秋香色相比明黄、杏黄、金黄显得稳重老成、严谨与尊贵,表现出深沉坚实、冷静庄重的气质,也常出现在皇室的礼服与朝袍服色中,具体见表6。在顺治时期的皇室及贵族男子服制中,皇子礼服用秋香色,《清史稿·皇子亲王以下冠服》记载:“初制,皇子冠服,凡庆贺大典,冠用东珠十三颗镶顶,礼服用秋香等色。”^[19]顺治十一年(1654年)又对女性皇室及宗室贵族的服饰进行了补充,根据《清实录》记载,规定皇妃、和硕亲王福金、固伦公主、九嫔、世子侧福金、多罗郡王福金、和硕格格准用的翟鸟、蟒缎、耕缎、补子等缎,禁用黄色、秋香色。多罗郡王侧福金、多罗贝勒福金、多罗格格、多罗贝勒侧福

金、固山贝子福金、侧福金、多罗贝勒女多罗格格、镇国公夫人、侧夫人、固山格格、辅国公夫人和侧夫人、镇国公辅国公女格格禁用黄色、秋香色^[46]。

康熙时期的皇室及贵族男子服制中,规定皇帝、皇太子的礼服色彩增加了秋香色。《大清会典》记载:“皇帝冠服: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定,凡大典礼及祭坛庙,冠用大珍珠东珠镶顶。礼服用黄色秋香色蓝色,五爪三爪龙缎等。俱随时酌量服御。”^[35]“皇太子冠服:康熙十四年(1675年)定冠顶用东珠十有三,礼服用秋香等。”^[27]在皇室及贵族女子服制中,规定皇后、太皇太后、皇太后的礼服用秋香色,《清史稿·太皇太后皇太后冠服》记载:“初

制,皇后礼服用黄色、秋香色五爪龙缎、凤凰翟鸟等缎。太皇太后、皇太后冠服,凡遇受贺诸庆典,冠用东珠镶顶,礼服用黄色、秋香色五爪龙缎、绣缎、妆缎。”^[19]《(康熙朝)大清会典》记载:“(皇后冠服)凡庆贺大典,冠用东珠镶顶,礼服用黄色、秋香色五爪龙缎、妆缎、凤凰翟鸟等缎,随时酌量服御。”^[35]而皇贵妃、贵妃、妃、嫔的礼服禁止服用黄色、秋香色,《(康熙朝)大清会典》记载:“(皇贵妃、贵妃、妃嫔冠服)凡庆贺大典,皇贵妃、贵妃冠顶,用东珠十二颗;妃

冠顶,用东珠十一颗,礼服用凤凰、翟鸟等缎,黄色、秋香色不许服用;嫔冠顶,用东珠十颗,礼服用翟鸟等缎,黄色、秋香色不许服用。”^[35]《清史稿·皇贵妃以下冠服》亦有记载:“礼服用凤凰、翟鸟等缎……至黄色、秋香色,自皇贵妃以下,概不许服。”^[19]皇子福晋、亲王福晋、固伦公主、和硕公主、郡王福晋用香色:“皇子福晋……郡王,朝袍香色,绣文前后正龙各一,两肩行龙各一,襟行龙四,后垂金黄绦,杂饰惟宜,余同皇太子妃。”“嫔朝袍香色,余同贵妃。”^[47]

表 6 清代宫廷纺织服饰中秋香色服用制度

Tab. 6 The regulations on the use of autumn incense color in the textile clothing of the Qing Dynasty court				
年号	身份	服饰	用色	出处
顺治	皇子	礼服	秋香色	《清史稿》
	皇妃,和硕亲王福晋,固伦公主,九嫔、世子侧福晋,多罗郡王福晋,和硕格格	翟鸟,蟒缎,耕缎,补子等缎	不准用秋香色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 《清世祖章皇帝实录》 《世宗宪皇帝实录》 《高宗纯皇帝实录》 《清仁宗睿皇帝实录》
	多罗郡王侧福晋,多罗贝勒福晋,多罗格格,多罗贝勒侧福晋,固山贝子福晋,侧福晋,多罗贝勒女多罗格格,镇国公夫人,侧夫人,固山格格,辅国公夫人,侧夫人,镇国公辅国公女格格			
康熙	皇帝,皇太子,皇后,太皇太后,皇太后	礼服	秋香色	《大清会典》
	皇贵妃,贵妃,妃,嫔	礼服	禁用秋香色	《(康熙朝)大清会典》 《清史稿》
	皇子福晋,亲王福晋,固伦公主,和硕公主,郡王福晋	朝袍	秋香色	《钦定大清会典》

3.5 鹅黄

鹅黄又称鸭黄、乳鸭黄等,如鹅嘴、柳黄的颜色,呈明亮的淡黄色。朱自清在《绿》中描述鹅黄的轻淡,“我曾见过北京什刹海拂地的绿杨,脱不了鹅黄的底子,似乎太淡了。”^[48]同样,清代诗人郭麟在《灵芬馆词》中亦记载了鹅黄的浅淡之色:“仙仙一双人可怜,窄地鹅黄裙色浅,寻不见。”^[49]清代学者陈梦雷《草木典》中将鹅黄形容为牡丹花初开的微黄淡雅之色:“牡丹,御衣黄,千叶,色似黄葵,淡鹅黄,初开微黄,色如新鹅黄,后渐白。”^[50]以及清代学者彭定求《董郎年少时》中:“衫作嫩鹅黄,容仪画相似。”^[51]以“淡”“新”“嫩”修饰鹅黄,可知鹅黄色明度略高,其中黄色成分略淡而轻。鹅黄与明黄色相

比,既有相似之处又有所区分,即二者的高明度相近,都具有明亮性特征,但是鹅黄的黄色成分不如明黄色纯正。此种浅淡之色的染料也与明黄、杏黄、金黄的有所不同,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记载:“鹅黄色,黄檗煎水染,靛水盖上。”^[17]可知染制鹅黄的染料主要为黄檗与蓝靛,先用黄檗煮水染出底色,再用蓝靛水进行再次套染,根据蓝靛液的浓度和入染时间的不同来控制色彩的深浅变化。综上可知,鹅黄色是一种鲜嫩轻淡之色,具体如图 7 所示。鹅黄色的明度较高,不同时期彩度变化范围较大,甚至出现近似明黄的颜色,这是因为明黄色没有现代科学意义上的标准色度范围,而是一类相近颜色的统称,易与鹅黄等颜色相混淆^[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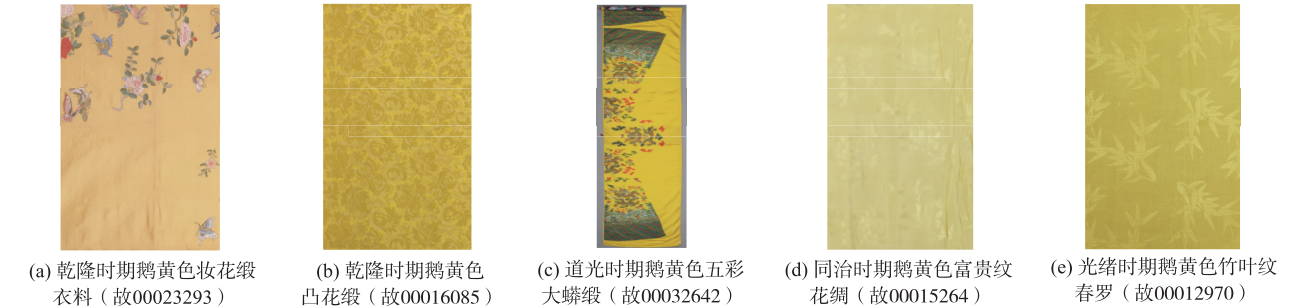


图 7 故宫博物院馆藏的鹅黄色清代宫廷纺织面料

Fig. 7 Goose-yellow Qing Dynasty court textile fabrics in the collection of the Palace Museum

鹅黄的轻淡与皇室庄严稳重相悖,仅在和硕亲王以下及四品宗室等人的服饰配件中出现。在顺

治时期,规定和硕亲王以下及官民人衣物辮襕镶边禁用鹅黄色,《世祖章皇帝实录》记载:“顺治九年(1652年),癸丑,禁和硕亲王以下及官民人等帽缨擅用丝线,衣物辮襕镶边擅用鹅黄柳黄色,定行军律。”^[40]乾隆时期,规定四品宗室之黄带子、腰带皆用鹅黄色,并对黄色进行等级区分,黄色以赭黄为最贵,其次为杏黄,再次为鹅黄。

3.6 米色

米色顾名思义是以“米”作为引喻来定义色彩,常指浅黄略白的颜色,其中“米”作为稻米谷物,在不同的环境和状态下会产生不同的色值,有白、黄、红、青和黑等,因此,米色并不仅是单一的色彩,而是多个色彩的集合体。元代地理学家汪大渊著《岛夷志略校释》中将“米色”命为“五色”：“贸易之货,用谷米、五色绢、青布、铜器、青器之属。五色绢,‘五’原作‘米’。”^[52]“五色”即指青、黄、赤、白、黑,也泛指各种色彩,可证实米色的多色属性。杨维增《天工开物·乃粒》中叙述稻谷的米色有雪白、浅黄、深红、淡紫和杂黑等多种颜色:“凡稻谷形有长芒、短芒,江南名长芒者曰浏阳早,短芒者曰吉安早。长粒、尖粒,圆顶、扁面不一。其中米色有雪白、牙黄、大赤、半紫、杂黑不一。”^[17]

清代史学家蒋良骥《东华录》著描述米色白而发青:“二月,江苏巡抚田雯以苏、常等府漕米因结穗时屡遭风雨,米色青白未纯,今依限收兑,具疏奏明。部议易米起运。”^[53]谷物在屡次遭受风雨摧残后而形成青白之色。清代陈元龙《爱日堂诗》:“今此地所产早稻,米色微红,与香颇相似也。”^[54]早稻的米色略微发红,与香色颇为相似。清代文学家俞樾的《茶香室丛钞》中载:“米色赤,性黏,有雁来红、

鸡冠赤等名。”^[55]米色呈现深红色,与雁来红、鸡冠赤花卉色彩相似。清代鄂尔泰《授时通考》:“米色赤。占城稻耐旱。其色有白有斑有赤。”^[56]占城稻的米色有白色,有夹杂斑点的颜色,有赤红色。北魏农学家贾思勰《齐民要术今释》记载米色有白色、黄色之分:“案:稀植的黍子,科虽然大些,但米是黄的,而且不饱满以及全空的颗粒多。现在密植,科丛虽然小些,但米色白,而且颗粒成熟均匀,内容饱满,比稀植的好。”^[57]即米色在稀植与密植的不同状态下,有白色和黄色两种色值。清代举人汪日楨在《湖蚕述》中以米色的黄色值形容衣衫之色:“身黄如陈仓米色,俗谓之着黄草布衫。”^[58]清代学者黎翔凤《管子校注》记载米色洁白如霜:“稻米色白如霜而味苦。”^[59]清代学者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描述米色泛黑之色:“皆在南山脊背,不能有平旷之地,即就山湾水曲垒石作田,气寒水冷,其米色黑,不甚养人也。”^[60]稻谷在寒冷地带呈现黑色。要染出这些色彩,米色染材亦与其他黄色系染材有所不同,米色的染材有梔子、红花、槭、乌梅,染红色方案,主要为梔子套染^[61]。

梔子自秦汉来一直是中原地区应用最广泛的黄色染料,其色素成分有臧红花素,可以通过酸碱度的调节控制梔子的颜色深浅。织染局将米色归为褐色系:酱色、香色、牙色、古铜、棕色、米色、驼色、秋香、沉香^[62],可知米色也有与驼色、香色颜色相近的暗色调色彩。综上可知,米色没有固定的色值,它与明黄、杏黄、秋香、鹅黄相比,色彩元素较为丰富,在青、黄、赤、白、黑5种色系之下,展现不同的明度、饱和度等,是变化丰富的色彩,具体如图8所示。



图8 故宫博物院馆藏的米色清代宫廷服饰与纺织面料

Fig. 8 Beige Qing Dynasty court dresses and textile fabrics in the collection of the Palace Museum

米色这种非专有的色彩属性,自然在封建专制的宫廷服饰中不被重用,在清代宫廷服饰中较少出现,规定理王、大臣、蒙古将领、仅受赏赐者可服用米色,而官员军民禁止服用米色,具体见表7。北宋政治家韩琦与吴旻在《熙朝定案》中记载康熙时期,

蒙古大将受赏赐的御服为米色:“四月二十八日,蒙天语宠谕,赐蟒素、鞍衬各二副。五月初一日,又蒙皇上遣御前赵捧赐团龙米色御服、御貂之外衣各二袭,至臣日升、臣张诚寓所。”^[63]《大清会典:雍正朝》记载雍正时期,官员军民服饰禁用米色:“二十

六年题准凡官民等,不得用暗花之四爪龙、四团八团龙段及照品级织造暗花补服,又似秋香色之香色、米色,亦不得用。”^[64]《清史稿》也有同样记载:“雍正元年……官员军民服色有用黑狐皮、秋香色、米色、香色及鞍轡用米色、秋香色者,于定例外,加罪议处。”^[19]清初学者何汝霖在《何汝霖日记》中记述,乾隆时期皇帝遗衣中呢棉袍用米色:“命充实录馆副总裁,颁赐遗念,御用红绒结顶骨种羊冠、米色呢棉袍、时辰玉牌、荷包,诣梓宫前泣领,谨尊藏于家。”^[65]咸丰四年(1854 年)《穿戴档》中,所见咸丰帝夏季着装为“米色葛纱袍”^[66]清代学者翁心存在

《翁心存日记》中记录理王、大臣受赏赐的葛纱袍料为米色:“已初叩头谢赏纱恩,赏恭理王、大臣五人,每人宝蓝大卷屯绢袍料一连、米色葛纱袍料一件。”^[67]此外,光绪时期,后妃等宫眷们穿衬衣时所穿的旗鞋用米色,其中米色缎绣马蹄底女袷鞋(即高底鞋)是后妃等宫眷们及王公贵族家的女眷在走亲访友、接待客人、着笔衣时所穿的便鞋,也是其穿朝服、吉服时所穿的朝服鞋及吉服鞋^[68]。故宫博物院收藏的米色纺织品有米色绸绣淡彩枝梅纹棉衬衣、米色缎绣花篮花卉纹女帔;沈阳故宫博物院收藏有米色的后妃服饰,即米色缎绣菊花白狐皮马褂^[69]。

表 7 清代宫廷纺织服饰中米色服用制度

Tab.7 The regulations on the use of beige color in the textile clothing of the Qing Dynasty court

年号	身份	服饰	用色	出处
康熙	蒙古将领	(赏赐)御服	米色	《熙朝定案》
雍正	官员军民	服饰	禁用米色	《雍正朝大清会典》 《清史稿》
乾隆	皇帝	遗衣		《何汝霖日记》
咸丰	皇帝	葛纱袍		《穿戴档》
	理王、大臣	(赏赐)葛纱袍料	米色	《翁心存日记》
光绪	后妃等宫眷	缎绣马蹄底女袷鞋		《清代宫廷服饰》
不详	后妃	缎绣菊花白狐皮马褂		沈阳故宫博物院

3.7 米黄

米黄,即谷子脱壳后小米、黄米的颜色。同样以“米”命名,是米色中的一种,尤指微黄色或特黄色。清代学者程瑶田在《通艺录》中描述米色之微黄:“其米曰‘小米’,所以别‘大米’之名也。米色微黄,不曰‘黄米’者,所以别黍糜之米名‘黄米’也。”^[70]即米黄与小米表色相似,呈轻淡微黄色。清代学者黄彭年在《畿辅通志》中记录米黄命名:“言黄黍者,谓黍之米黄,故北人谓黍为黄米。”^[71]即以黄米的表色命名。清代觉罗石麟《雍正山西通志》描述米色之特黄:“先诸谷熟,刈欲早,过熟即随风落。米色特黄,故土人称黄米。”^[72]即米黄又与黄米

色相似,黄色更为浓郁。由此可推测米黄是“米色”五色系中的黄色,限定了“米”的类别,即特指小米与黄米,而色彩命名中“米”后加“黄”限定了米色的黄色色相,其黄色也有明度与纯度的色值变化,相比米色更具有侧重性特征,具体如图 9 所示。

清代宫廷服饰记载中关于米黄的文献内容甚少,其面貌在博物院收藏的文物中有所循迹。在故宫博物院的纺织品文物中,从“文物颜色名称”和“底账颜色名称”的命名来看,“米黄色”纺织品文物大致统计 28 件^[5]。在沈阳故宫博物院收藏中有米黄绸平金彩绣金龙袷朝袍,此朝袍为皇后于大婚庆典期间穿用^[73]。



(a) 米黄色缎筒尖底靴
康熙 (故00060188)



(b) 米黄色暗花直径纱单袍
乾隆 (故00046170)



(c) 浅米黄色绸绣夹衬衣
光绪 (故00045243)



图 9 故宫博物院馆藏的米黄色清代宫廷服饰与纺织面料

Fig. 9 Beige Qing Dynasty court dresses and textile fabrics in the collection of the Palace Museum

4 清代宫廷服饰黄色系的等级区分因素

4.1 以明度和纯度区分强化皇权等级制度

清代宫廷服饰以黄色系区分等级的制度尤为细致,纯度是区分等级的首要因素,黄色纯度越高等级越高,此外纯度成分中加入的间色,亦会影响等级的变化。明度是区分等级的次要因素,在同等纯度的级别下,高明度亦受皇权的青睐。清代宫廷服饰黄色系在服色等级上由高到低依次为明黄、杏黄、金黄、秋香、鹅黄、米色和米黄。清代宫廷纺织服饰中黄色系的色彩特征与明度见表 8。由表 8 可以看出,明黄色中黄色纯度与明度均为最高;杏黄色紧随其后;黄色纯度较高,呈中明度;金黄色中黄色纯度略低,呈中明度;而秋香色与杏黄色相似,黄色纯度较高,但呈低明度。由此,从明度上推测,明度越高等级越高。高明度与高纯度与皇室至高无上的尊贵地位相契合。鹅黄色为高明度却位于秋香色之后,主要因其黄色纯度最低,只是四品宗室等人用于服装配饰细微之处作为点缀的色彩。

表 8 清代宫廷纺织服饰中黄色系的色彩特征与明度
Tab. 8 Color characteristics and brightness of yellow series in Qing Dynasty court textile clothing

色名	色彩特征	明度
明黄	正黄,黄色成分最纯	高明度
杏黄	黄而微红,黄色成分略多,泛出少量红色	中明度
金黄	黄而愈红,黄色成分略少,更偏橘红色	中明度
秋香	黄绿色,黄色成分略多,以偏深的赤黄色为主,泛出少量绿色	低明度
鹅黄	淡黄色,黄色成分最少	明度不一
米色	浅黄略白的颜色,有白、黄、红、青和黑等多种颜色之分	明度不一
米黄	微黄色或特黄色	中明度

杏黄、金黄、秋香色中均加入间色,其中杏黄、金黄中加入红色,秋香色中加入绿色,延承了中国传统服饰色彩与古代哲学伦理相联系的五方正色与间色。如宋代魏了翁所记述:“五方正色间色,正义曰:玄是天色,故为正,纁是地色,赤黄之杂,故为间色。皇氏云:正谓青赤黄白黑,五方正色也,不正谓五方间色也,绿、红、碧、紫、骝黄是也。”^[74]同时也延承了明朝汉人服饰传统,明朝服饰中主色调以赤色、青色、黄色等传统正五色中的色彩为主,以红色、绿色等鲜艳夺目的传统五间色为辅^[75],可见清代政府在服色制度上继承和沿用了五行五色制度。在清朝宫廷服饰色彩中,虽然金黄色的黄色纯度低于秋香色,但其明度高于秋香色,同时秋香色具有不稳定性,存在偏绿或偏黄两个取向,因此服色等级居后。

由此可推测,色彩明度和纯度是等级划分的影响因素,同时清朝宫廷对黄色系服饰偏爱稳固、独属的特征,一方面有利于明确辨认色彩,另一方面寓意对于皇权专制主义集权的加强。

4.2 以主色和辅色区分强化皇权等级制度

清代宫廷服饰的黄色系用色位置与用色身份较为讲究,通常作为主色与辅助色作为区分。其中有作为主色用于龙袍、朝服袍、吉服袍、礼服等服装的整体以及配饰部位,也有作为辅助用色用于服带、行带、装饰绦、朝珠、衣物辫襟镶边等服饰局部。明黄色是皇帝、皇后、皇太后、太皇太后、皇贵妃袍服及配饰的主要用色,皇太子与皇太子妃仅能作为辅助色彩装饰局部,可知明黄色为皇帝、皇后、太皇太后、皇太后、皇贵妃所专用。在主色身份中,明黄色是皇帝的御用之色,而在皇室女性中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皇贵妃均可使用,可见清朝制度对母仪天下思想的推崇,其中太皇太后、皇太后的身份得以体现以孝治天下政策下的家长制权威同皇权结合,发挥了宗法观念中的忠孝节义理念的作用,以加强专制主义政治^[76],爱新觉罗玄烨在《御制文

集》中记载:“人君以孝治天下,则臣下观感以作忠,兆民亲睦而成俗。”^[77] 皇后为六宫之主,皇贵妃为皇后的候选人协助皇后统御后宫,皇帝与皇后治家、治内宫便是治理天下的缩影。按照宋代文学家李昉《太平御览》的记载:“天子与后,犹日之与月,阴之与阳,相辅而成。”^[78] 以及乾隆官修《钦定续文献通考》中载:“治天下者,正家为先,正家之道,始于谨夫妇。”^[79] 可见以皇后“助宣王化”,确立封建皇帝的天下大宗,万民家长的形象^[80]。在辅色身份中,明黄色是皇室男性中皇太子专属之色,皇太子妃随从皇太子服色,是清代制度对儒家夫权思想推崇的体现^[81-82],皇太子作为皇帝的继承人,是皇权平稳有序继承的保证,也是帝制沿皇权专制强化方向推进的表现之一。杏黄色是皇帝、皇太子、皇子、亲王、郡王、皇太子妃服饰的专属用色,其他身份的人士皆未有将杏黄作为辅色装饰于配饰部位,此处明晰了皇太子、皇子、亲王、郡王的权力。金黄色是皇子、贵妃、妃子服饰的主要用色,也是亲王以下、宗室以上,以及嫔、福晋、公主等人服饰的辅助用色,以此区分了皇子与亲王以下、宗室以上人员的等级,并展示对夫权思想的承袭。秋香色是皇帝、皇太子、皇子服饰的主要用色,是皇后、太皇太后、皇太后服饰的辅助用色,但没有作为辅助色彩为其他身份人士所服用,以此凸显皇帝、皇太子、皇子的地位与权力。鹅黄是四品宗室作为配饰的用色,米色、米黄没有在官方服制中有明确规定,仅在文献以及博物馆中出现了用色身份,如米色为皇帝在非正式场合服饰的主要用色,是后妃等宫眷的配饰用色,米黄以主色方式出现在皇后的朝袍服饰上。综上可知,将黄色系作为主色的男性身份分别是皇帝、皇太子、皇子、亲王、郡王,将黄色系作为辅色的男性身份是皇太子和亲王以下、宗室以上人员,以此限定皇权,凝聚政权组织力量;规定皇室女性的服用主色与辅色用以稳固皇权,来确保皇权不可撼动的地位。

5 结 语

黄色系作为具有延承性的色彩,经过历代更迭发展,在清代时期逐渐完整并在宫廷服饰中得到广泛运用,清代服饰用色制度的庞杂浩繁和琐细详致超过了以往各朝代,成为皇家的集权象征。清代宫廷服饰黄色系包括明黄、杏黄、金黄、秋香、鹅黄、米色、米黄。在服色等级上由高到低依次为明黄、杏黄、金黄、秋香、鹅黄、米色和米黄。在色彩特征上,明黄色中黄色成分最纯,无杂色,呈高明度的暖色

调;杏黄色中黄色成分略多,泛微量红色,呈中明度的暖色调;金黄色中黄色成分略少,泛少量红色,呈中明度的暖色调;秋香色中黄色成分略多,泛少量绿色,呈低明度的冷、暖色调;鹅黄色中黄色成分最少,呈高明度的暖色调;米色包含白、黄、红、青和黑等颜色,明度与色调不一;米黄是米色中的一种,即米色中的黄色,黄色是其主要成分,呈现中明度的暖色调。在用色范围上,明黄色是皇帝、皇后、皇太后、皇贵妃正式场合服饰中的衣身主要用色,皇太子、皇后、太皇太后、皇太后、皇贵妃、皇太子妃的服饰配件中的用色。杏黄色是皇帝、皇太子、皇子、皇太子妃、亲王、郡王服饰中的衣身用色。金黄色是皇子、贵妃、妃服饰中的衣身用色,亲王以下、宗室以上服饰配件中的用色。秋香色是皇帝、皇太子、皇子、皇后、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子福晋、亲王福晋、固伦公主、和硕公主、郡王福晋服饰中的衣身用色。鹅黄色是和硕亲王以下及官民服饰配件的用色。米色是皇帝部分非正式场合服饰中的衣身用色,后妃等宫眷服饰配件的用色,亲王、大臣、蒙古将领受赏赐的服饰可用此色。总之,宫廷服饰黄色系颇喜暖色,服色等级越高,黄色调越多,色值越纯正,杂色越少,明度亦越高,因此米色、米黄带有多色值的色彩位于末端等级,明黄、杏黄、秋香是皇帝主要用色,而金黄、鹅黄是皇帝非用之色。除主色黄色之外,杂色包括红色、绿色,红色等级高于绿色,即杏黄、金黄色含红,秋香含绿,同时杏黄、金黄为暖色调,秋香色冷暖不定,因此杏黄、金黄服色等级高于秋香色。由此可见,清代宫廷所用服饰对黄色系色彩专一性的青睐与封建社会的个人独裁统治的思想相契合,色彩的特征与用色范围处处体现等级之间严格的尊卑有序之分,使人各遵其职,各安其位,以维护专制集权的统治。同时,黄色系色彩并没有受到权力的更替而消失,而成为古代宫廷特殊身份的物质载体,这意味着中国宫廷服饰文化制度的成熟、稳定及权威性。

参考文献:

[1] 杨素瑞. 清代宫廷服饰色彩考析[J]. 丝绸, 2014, 51(5): 69-73.
YANG Surui. Study on colors of royal costume in Qing Dynasty [J]. Journal of Silk, 2014, 51(5): 69-73. (in Chinese)
[2] 刘菲. 清前期皇室及贵族服饰研究[D]. 济南: 山东大学, 2014: 39-71.
[3] 金鉴梅, 赵丰, 刘剑, 等. 清宫礼吉服中的黄色及槐子黄枰染色研究[J]. 丝绸, 2021, 58(5): 26-33.
JIN Jianmei, ZHAO Feng, LIU Jian, et al. A study on yellow and dyeing with sophora japonica and cotinus coggygia in the royal

- dress of Qing Dynasty palace[J]. Journal of Silk, 2021, 58(5): 26-33. (in Chinese)
- [4] 王业宏, 刘剑, 金鉴梅. 从舒妃服装遗物看乾隆中期色彩时尚及染色工艺[J]. 艺术设计研究, 2018(4): 40-45.
WANG Yehong, LIU Jian, JIN Jianmei. A study on color fashion and dying techniques in the middle qianlong imperial regime according to the costumes of Shu Fei the imperial consort[J]. Art and Design Research, 2018(4): 40-45. (in Chinese)
- [5] 王允丽, 王春蕾. 清代纺织品中明黄色色彩研究[J]. 故宫博物院院刊, 2022(5): 122-132, 139.
WANG Yunli, WANG Chunlei. A color test and analysis of bright-yellowed textiles of the Qing court[J]. Palace Museum Journal, 2022(5): 122-132, 139. (in Chinese)
- [6] 许慎. 说文解字[M]. 谦德书院, 注译. 北京: 团结出版社, 2020.
- [7] 朱骏声. 说文通训定声[M]. 清道光二十八年刻本. 北京: 中华书局, 2017.
- [8] 刘熙: 释名[M]. 清同治十二年粤东书局刻小学汇涵本. 北京: 中华书局, 2016.
- [9] 刘昉. 旧唐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 [10] 欧阳修. 新唐书·车服志[M]. 武英殿本.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 [11] 唐金萍. 中国古代服饰中的黄色研究[D]. 北京: 北京服装学院, 2015.
- [12] 脱脱. 宋史[M]. 武英殿本.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 [13] 王祯, 宋濂. 元史[M]. 武英殿本. 北京: 中华书局, 2016.
- [14] 梁文昱. 元明清《舆服志》服饰色彩研究[D]. 北京: 北京服装学院, 2021.
- [15] 佚名. 碎金[M]. 影印本. 北平: 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文献馆, 1935: 51.
- [16] 郭正域. 皇明典礼志[M]. 明万历四十一年刘汝康刻本.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 [17] 宋应星, 钟广言. 天工开物[M].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76: 93.
- [18] 吴允嘉. 天水冰山录[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37.
- [19] 赵尔巽. 清史稿[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7.
- [20] 钱思元, 孙佩, 苏州织造局志[M]. 清康熙二十五年刻本.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5.
- [21] 沈寿, 张鸾. 雪宦绣谱[M].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0.
- [22] 李斗. 扬州画舫录[M]. 清嘉庆二年自然刻本.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24.
- [23] 范铜. 布经[M]//四库未收书辑刊. 北京: 北京出版社, 1997.
- [24]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清代内务府织染局档案: 乾隆十九年——乾隆五十年分销算染作[A/OL]. [2024-11-13]. https://fhac.com.cn/search_catalogue.html?kw=%E7%BB%87%E6%9F%93%E5%B1%80.
- [25] 杨泰亨. 光绪慈溪县志[M]. 清光绪五年刊本. 宁波: 宁波出版社, 2003.
- [26] 故宫博物院. 故宫博物院数字文物库网站[EB/OL]. [2024-10-03]. <http://digicol.dpm.org.cn>.
- [27] 昆冈, 李鸿章.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光绪朝)[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22.
- [28] 允禄, 蒋溥. 皇朝礼器图式[M]. 清乾隆二十四年武映殿刻本. 扬州: 广陵书社, 2004.
- [29] 允禔. 大清会典: 乾隆朝[M]. 南京: 凤凰出版社, 2018.
- [30] 嵇璜. 皇朝通志[M]. 清光绪八年浙江书局刻本. 成都: 巴蜀书社, 2023.
- [31] 丁佩. 绣谱[M]. 合肥: 黄山书社, 2015.
- [32] 许叔微. 伤寒百证歌[M]//刘景超, 李具双. 许叔微医学全书.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15.
- [33] 朱依真. 九芝草堂诗存校注·题李南涧文藻司马瞰荔图[M]. 成都: 巴蜀书社, 2014.
- [34] 卫杰. 蚕桑萃编: 染政·料物类·诸色质料[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6.
- [35] 伊桑阿. (康熙朝) 大清会典[M]. 南京: 凤凰出版社, 2016.
- [36] 汪廷珍. 钦定礼部则例[M]. 嘉庆二十五年刊本. 海口市: 海南出版社, 1996.
- [37] 崑冈, 刘启端. 大清会典图[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1.
- [38] 弘历. 钦定大清会典则例[M]//续修四库全书.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 [39] 庆桂. 国朝官史续编[M]. 清嘉庆十一年内府抄本. 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18.
- [40] 钦定皇朝通典[M]. 光绪朝版本. 北京: 中华书局, 1956.
- [41] 四库全书[M]. 北京: 商务印书馆出版社, 2016.
- [42] 徐菲, 赵志军, 杨晓华, 等. 中国传统服饰染色技艺之黄色系复原研究[J]. 丝绸, 2015, 52(11): 25-35.
XU Fei, ZHAO Zhijun, YANG Xiaohua, et al. Study on dyeing techniqu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ostumes of yellow series recovery[J]. Journal of Silk, 2015, 52(11): 25-35. (in Chinese)
- [43] 义净. 南海寄归内法传[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5: 103.
- [44] 张谦宜. 蚤斋诗集·缪斋诗补遗·缁袍[M]. 济南: 齐鲁书社, 2016: 391.
- [45] 连朗. 绘事琐言[M]. 清嘉庆四年雨金堂刻本. 上海: 上海书画出版社, 2021.
- [46] 清实录[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8.
- [47] 昆冈, 吴树梅. 钦定大清会典[M]. 光绪朝版本.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 2005.
- [48] 朱自清. 朱自清散文精选[M]. 北京: 北京教育出版社, 2020.
- [49] 郭麟. 灵芬馆词[M]. 清嘉庆二十一年孙均刻二十三年增修本. 上海: 上海中华书局, 民国 1912.
- [50] 蒋廷锡. 草木典[M]. 清雍正铜活字本.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9.
- [51] 彭定求. 全唐诗·卷八百六·寒山·诗三百三首[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0.
- [52] 汪大渊. 岛夷志略校释·勾栏山[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1.
- [53] 蒋良骥. 东华录·清康熙二十六年[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 [54] 陈元龙. 爱日堂诗·兰峪集·谷美[M].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23.
- [55] 俞樾. 茶香室丛钞·续钞卷二·浮田[M].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17.
- [56] 鄂尔泰. 授时通考·谷种·稻三[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6.
- [57] 贾思勰. 齐民要术今释·黍稷: 释文[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9.
- [58] 汪日桢. 湖蚕述·头眠[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6.
- [59] 黎翔凤. 管子校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4.
- [60] 严如煜. 三省边防备览: 民食[M]. 长沙: 岳麓书社, 2013.
- [61] 王业宏, 王丹, 刘剑, 等. 乾隆时期南北织局的染色方法初探[J]. 故宫博物院院刊, 2023(6): 48-62, 139-140.
WANG Yehong, WANG Dan, LIU Jian, et al. A contrast analysis between the north-south royal weaving bureaus in dyeing process under emperor qianlong's administration[J]. Palace Museum Journal, 2023(6): 48-62, 139-140. (in Chinese)

[62] 金鉴梅,赵丰,刘剑.清代京内官营染色作坊研究[J].故宫博物院院刊,2023(5):105-114,131.
JIN Jianmei, ZHAO Feng, LIU Jian. Research on the official dyeing workshop in Beijing in Qing Dynasty[J]. Palace Museum Journal, 2023(5): 105-114, 131. (in Chinese)

[63] 韩琦,吴旻.熙朝定案·熙朝定案·62:钦天监治理历法加太常寺卿南为陈明测验日食事一疏[M].北京:中华书局,2006.

[64] 尹泰.大清会典:雍正朝[M].南京:凤凰出版社;2104.

[65] 何汝霖.何汝霖日记·附录二·七·丹魁堂自订年谱(季芝昌)·年谱·庚戌六十岁[M].北京:中华书局,2019.

[66] 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穿戴档[M].北京:中华书局,1980.

[67] 翁心存.翁心存日记·道光三十年庚戌(1850年)[M].北京:中华书局,2011.

[68] 宗凤英.清代宫廷服饰[M].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4.

[69] 张正义.锦绣后宫——清代后妃服饰简述(下)[J].文物鉴定与鉴赏,2016(1):48-55.
ZHANG Zhengyi. Splendid harem—a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e costumes of empresses in Qing Dynasty (Ⅱ)[J]. Identification and Appreciation to Cultural Relics, 2016(1): 48-55. (in Chinese)

[70] 程瑶田.通艺录·九谷考·辨论黍稷二谷记[M].安徽:黄山书社,2008.

[71] 黄彭年.畿辅通志[M].一九三四年商务印书馆影印清光绪十年刻本.石家庄:河北大学出版社,2017.

[72] 觉罗石麟.雍正山西通志;卷32[M].清雍正十二年刻本.北京:中华书局,2006.

[73] 张正义.锦绣后宫——清代后妃服饰简述(上)[J].文物鉴定与鉴赏,2015(11):24-31.
ZHANG Zhengyi. Splendid harem—a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e costumes of empresses in Qing Dynasty (I)[J]. Identification and Appreciation to Cultural Relics, 2015(11): 24-31. (in Chinese)

[74] 魏了翁.礼记要义[M].宋淳佑十二年魏克愚徽州刻本.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3.

[75] 梁文昱.元明清《舆服志》服饰色彩研究[D].北京:北京服装学院,2021:80.

[76] 常建华.论《圣徐广训》与清代的孝治[J].南开史学,1988(1):158.
CHANG Jianhua. On *Saint Xu Guangxun* and filial governance in the Qing Dynasty [J]. Nankai Historical Studies, 1988(1): 158. (in Chinese)

[77] 爱新觉罗玄烨.御制文集[M].清康熙雍正武英殿刻本.长春:吉林出版集团,2005.

[78] 李昉.太平御览[M].宋刊本.北京:中华书局;392.

[79] 乾隆官修.钦定续文献通考[M]//十通.北京:商务印书馆,1937.

[80] 朱子彦.略论中国皇后制度[J].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14(4):101-106.
ZHU Ziyen. On the empress system of China [J]. Journal of Shanghai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1997, 14(4): 101-106. (in Chinese)

[81] 贾玺增,杨蝉溪.北京大学藏秦简《制衣》“襲”衣研究[J].服装学报,2024,9(5):404-412.
JIA Xizeng, YANG Chanxi. Study of the "xi" clothes in *making clothes* on the Qin bamboo slips housed at Peking University[J]. Journal of Clothing Research, 2024, 9(5): 404-412. (in Chinese)

[82] 贾玺增,杨蝉溪.北京大学藏秦简《制衣》“襲”字考[J].服装学报,2024,9(1):54-64,80.
JIA Xizeng, YANG Chanxi. Study on the character "xi" in *making clothes* on the Qin bamboo slips housed at Peking University[J]. Journal of Clothing Research, 2024, 9(1): 54-64, 80. (in Chinese)

(责任编辑:卢杰)